

目 录

小 说

好逑 /003

小说二题 /006

散 文

回乡纪述(外一章) /011

京都十月 /014

诗

顾盼、回归、离去 /019

无题 /023

散文诗

年轻人 /027

农人曲 /028

下雨天我们不带伞 /029

大马路小胡同 /030

读巴尔扎克像 /032

小径黄昏 /036

孩提感觉 /037

四季赋 /038

一个小你和一个小我 /040

原始与现代 /042

残梦 /043
今晚,这夜来得更深沉 /045
空白 /047
小径条条尽头还是路 /048
你需要走进自我 /049
自食 /050
歇斯底里,却难抵一声他人的支吾 /051
独白 /053
双重角色的叫喊 /054
遇一朋友,无言以对 /055
图腾 /056
我要问 /058
无题 /059
我问自己 /060
隐私 /061
冷风景 /062
自在 /064
厂甸、海王村、琉璃厂 /065
随笔(外一首) /068
胜负手 /069
自然与人性 /070
流逝 /071
沉默 /072

推开自家门的那一刻 /073
不期而遇 /074
别 /075
十八岁有十八岁的梦 /076
母亲与孩子 /077
黄昏 /080
履历 /082
月色下,我在等你 /083
失落 /084
无甚干系 /085
城墙,古老的 /086
凭吊 /088
我的路 /089
风雨夜景 /090
我们拥有一个小窝棚 /091
我的眼前只有一个颜色 /092
写给一个有了感觉的她 /093
路 /094
我为我的小狗的死而哭 /095
孤灵 /096
生 /097
她说:瞧那些眼,我好怕 /098

附: 读宙星散文诗 /100

随 笔

我与史学家李衡眉二三事(外一篇) /107

附: 访〈掖县三支队〉的作者张宙星 /114

读张英军的雕塑 /119

我与峻青叔叔 /121

又见烟台 /128

田仲济在掖县省立第九中学 /130

赛时礼叔叔 /134

父亲与他的画 /137

我读《烟台日报》 /146

附: 关于“宙星谈艺” /148

附 录

认识张宙星 /153

后 记 /160

诗 与 文 · 宙 星 创 作 选 · · ·

小说

好 迷

夜来了。他还在那里。在那被暮色唤醒，射着微弱光泽的路灯下。

“噢，再等一等。”他在抚慰着那几乎快要动摇的心。

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。冷落的车站上只有他和她。姑娘大概是等得心焦了，默默地离开了车站。与此同时，电车开过来了。他想去喊叫她，但她的身影已消失在黑暗里。

第二天，是一个清爽冷飕的夜晚。他们又在这里相遇。姑娘认出了他，向他投来了笑意。他看清了她，是一位俏丽的姑娘，有一双会说话的眸子。但他们就像昨天晚上相遇一样，没有言语。从这以后，在他的心里留下异样的感觉。这感觉是无可名状的。

这一天，他在车站候着。他的身影在路灯下的光圈里变化着，好像立在哈哈镜前似的，忽而拉大，忽而缩短。他看着自己的身影，笑了，那兴趣就像孩子作游戏一样。渐渐地，他愣住了。她洒脱地迎面走来，还瞟了他一眼。

她笑了，显然认出了他。

他却迟疑了，喃喃地说：“我……”

恍惚中，觉得她在凝视，在用一双清澈的眸子打量着。他的心动了。他怀着希望，鼓足勇气地说：“我想……”

她微微一笑。

呵，她默许了。

他心里忽地涌出了各种感情。有激动，有狂喜，还有自然而生的怀疑。

姑娘用手掠起散在额前的发丝，很坦然地问：“你是想和我交朋

友吗？”

“ 是的。我是想……”

姑娘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在上面沙沙地写了几字，撕下来递给他。这是什么？他，欣喜若狂。上面写着什么？什么……他睁大了眼，纸片上一行字：区婚姻介绍所。

她走了，留下一片茫然。

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定睛望着路灯投下的光圈，还有那变幻的影子。

1982年12月14日，写于西屋。

夜来了。
他还在那里，在那被暮色唤醒，射着微弱的光泽的路灯下。西北风打着呼啸刺着他那张血气方刚的脸。

“噢，再等一等”。他在抚摩着那几乎快要动摇的心。

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冷落的车站上只有他和她，俩人默默地候着车儿。姑娘大概等得心焦了，不辞而别地离开了站舍。与此同时，电车开过来了。他想去喊叫她，但她的身影已消失在黑暗里。

第二天，是个清冷的夜晚，他们又在这里相遇。姑娘认出了他，向他投来了笑意。他看清了她，是一位苗条的少女，有一双会说话的眸子。但他们仍旧沉默着，就象昨儿一样。

好 述

宙 星

自昨晚以后，他的心里留下了异样的感觉。这感觉是无可名状的。

他的身影在路灯下的光圈里变化着，好象立在哈哈镜前似的，忽而拉大，忽而缩短。他看着自己的身影，笑了，那兴趣就象孩子作游戏一样。渐渐地，他愣住了。她洒脱地迎面走来，还瞟了他一眼。她笑了，显然认出了他。然而，他却迟疑了。

“你好。”他喃喃地说道：“我……”

恍惚中，他觉得她确实确实是停住了步，正用一双清彻的眸子打量着他。

他的心安然了。

他怀着希望，鼓足勇气说：“我叫国草，想和你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。”

她微微一笑。

呵，她默许了。他心里忽啦啦地涌出了各种感情：这里有激动、狂喜，还有自然生来的怀疑。

“我在工大学习”，他略一停顿，象是犹豫着什么，又说道：“家里条件很好。”

姑娘用手撩起散在额前的发丝，突然发问道：“你想和我交朋友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支吾着。

姑娘沉思一下，说：“这样结识的朋友，能达到互相了解吗？”

“我想是能够的，只要双方真诚相待，相互谅解、帮助。”

姑娘突然从衣袋掏出一个小小本子，在那上面沙沙地写了几字，撕了下来。

“这是我的单位，”说着将字条递给了他。

这是什么，意外的收获！他，欣喜若狂，急切地将字条上的文字攥入眼睛里。那上面写着什么？什么？……他睁大了眼睛。

纸片上清秀的字迹是：D区婚姻介绍所。

她走了，留下一片茫然。

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定睛望着路灯投下的光圈，还有那变幻的影子。

小说二题

上 门

他，决定给主管领导打个电话，想法似乎来得很唐突。但他毕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这位新来乍到的主管领导，个头适中，满脸堆笑，为人随和。那天，在机关楼道里，这位领导主动与他打招呼，叫出他的大名。领导用手拍打着他的肩膀，亲切地寒暄了两句。真是鬼晓得，他内心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。他要倾吐，要向这位新的领导倾吐一下积压在心里的话。他确实有许多要讲。他来机关工作，用手指掰掰也有好几年了，一点变化也没有。还有许许多多……

他真有些激动。他毕竟有三十了。

年前，他一直在琢磨着，苦心思索，像是在生活里面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一样。他决定了，去找这位新领导谈谈。

在机关里是没有条件的。

在哪里呢？家里。于是，他打了电话。

他按约定的时间，上路了。途中，他脑子里异常活跃。他在搜寻着一些恰当的词句。他晓得一个成熟稳重的印象胜过善言的说理。是呀，这毕竟是第一次。“大概是二门吧？”他找到新领导住所楼下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竟然是核实门号。真是怪怪的。

他轻轻地小心地敲了两下，立足等候。门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找谁？”

他，迟疑了一下，问：“局长在家吗？”

“局长不在。”女人不吭声了。

趋 奉

小甲在主任室与主任大声争辩着，愈演愈烈。声音可以淹没这里的一切。争辩什么呢？我不得而知，只觉小甲嚷嚷的声调，充满着怨气。

我与乙君，在隔间。我在想，同事间常会有那么一点儿说不出的不悦，谁又说得准谁呀？

我倒有点儿不安起来，闻听那争论不休的话语，自个儿琢磨着，或许是……噢，毕竟是年轻了一些。瞧乙君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儿，把身子埋在沙发里，闭目养神。

忽地，争辩声消去。小甲沮丧地走来。他的脸，涨得通红通红，不知所措地在我们眼前走动。

我瞅着他，内心不住地冒出一股莫名的感受。

突然，乙君冲着小甲，说：“你也太不自重了，把嗓门扯那么高嚷什么？就不兴领导说你两句啦？！”

乙君嗓门渐渐提高了。蓦地，我觉得有点什么在触动着自己，似乎感悟到：主任室的人一定听着真切！

1989年4月3日，应约稿，写。

小说二题

张 宙 星

趋 奉

小D在主任室与主任大声争辩着，而且，愈演愈烈；两个人的声音汇合起来，足可以埋没了这里一切。

争辩什么呢？我不得而知，只觉小D那声嘶力竭的叫嚷声，充满着怨气和忿激。

我与Z君，都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但又不以为然。同僚间常会有那么一点儿说不出的不悦，每天相处，利益相关，谁又说得准呢？！

此时，我到有点儿不安起来，闻听那争辩不休的话语，自个儿暗暗揣摸，或许是……噢，我毕竟是年轻了一些，瞧那Z君，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。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，在他脸上，你休能捉到一星点儿你想得到的印迹，他总是稳稳妥妥的。也难说了，他的头上毕竟生出了几根白发。

忽地，争辩声消去。四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静得有些死气沉沉。

少顷，小D沮丧地走来。他满脸涨得通红，一双眉宇紧紧凝结着；神态激动、不知所措地在我们眼前无言地走动

着。

我瞅着他，内心却不住地冒出一股莫名的感受。

Z君忽然冲着小D说道：

“你也太不自重了，把嗓门扯那么高嚷什么？！（乍闻此，我不由一怔，却不见小D有何反映，真是纳闷了？）有什么了不起的事？！呵，领导就不兴说你两句啦？！……”Z君的嗓门渐渐提高了。蓦地，我觉得有点什么在触动着自己。

哦，我似乎悟到了：

——那隔壁主任室的人，定是听着真切！

上 门

他，决定给主管领导打个电话，想法似乎来得很唐突，但他毕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
这位新来乍到的主管领导，个头适中，满脸总是挂着笑吟吟的样子，为人特别随合。那天，在机关楼道里，他们不期而遇。谁曾想，这位领导主动与他打招呼，并能叫出他的大名，一边用手拍打着他的肩膀，一边亲热地寒暄了几句。真是鬼晓得，他内心涌出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要倾吐，要

向这位新的领导倾吐一下积在心里的话。他确实有许多要讲。年已三十，来机关用手指掰掰也有好几年了，可如今仍然一点变化也没有，不仅如此呵，还有许多，许多……他真有些激动了，他毕竟有三十了。

年前，他一直在琢磨着，苦心思辨，象是在生活里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一样，他决定了，去找这位新领导谈谈。

在机关里是没有条件的。

在哪里呢？于是，他打了电话。

好不容易煞到预约的时间，他上路了。途中，他脑子里异常活跃，他在搜寻着一些恰当的词句，他晓得一个成熟稳重的印象胜过善言的说理，是呀，这毕竟是第一次。

“大概是二门吧”，他来到新领导住所楼下，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尽是核实门号？！

真怪。

轻轻地敲了二下，极清脆，他立足等候。

少顷，门里传来一个女人

的声音：“找谁？！”

他，迟疑了一下，：“局长在家吗？”（新领导是副局长。）“你是哪儿的？”“我……我是机

关……”

“局长不

在，你有事

可打电话给

他。”屋内

女人不说话了。

刊于《中国机械报》副刊 1986年4月8日第四版)

诗 与 文 · 宙 星 创 作 选 · · ·

散
文

回乡纪述(外一章)

1987年，我回到老家，在掖城一连写了十几篇稿子，送至报社，未留底稿，稿未见发，也未退回。事隔五年后，《胶东文学》（1992年第二期）刊发这两篇。补记。

（一）

傍晚满是草木灰味的街。

夜晚满是黑咕隆咚的街。

屋后老路，小丫那双怯怯的眼，依然停留在那褐色的土墙上。那里有一棵阔叶梧桐，是一家姓张的。那是一个干瘪的老头，我称他“爷们儿”的本家人。小丫的男人叫小生，就像当年玩耍的儿戏一样，小丫真的做了小生的媳妇。

茅草老屋，依旧。

正间一角上，爷爷置办的那口大缸，水满盈盈。那鱼儿还在吗？爷爷在世，那鱼儿多么活气呵。

碎嘴大姑，成了当家门户的祖宗。一窝子孙，满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。

问我：你是谁？

苦笑不迭。

我掉头看，记忆仍在张着……

（二）

我的表兄——响，破了爷爷留下的南屋墙，在临街打开一个宽宽

的门，内设柜台，摆一些物品，做起了奶奶曾想望的小买卖营生来。

这一片小店，生意倒也有赚头。

响的老婆——梅，是小店掌柜。平常没有站柜的，有买主来，只管喊一下就行了。

这时，门外有人在呼喊。

我随梅嫂走进小店，见是临街的春家大娘。

春家大娘，七十开外，瘦瘦的，倒也显得挺精神，只是腿脚不大灵光。老人家一拐一拐地进来，抬头见我，问：“是庆家的吧？啥不记得呀？瞧俺这副模样，多疙痒人。”

我笑笑。

梅嫂打了一声招呼，拈来一个本子，正欲捉笔记什么。不料，被春家大娘唤住：“夜来的饥荒一块算吧。”说着，她从袄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，哆哆嗦嗦地抖落一下，露出一大把零额散乱的钞票。

她把钱往柜台上一放，说：“俺也不识个数啊。”

说着，春家大娘冲着我，说了一句：“疙痒人不？”

我愣住了。

我的记忆里，乡人捉襟见肘的酸楚样儿哪里去了？

1987年8月2日，回单山老屋，写于掖城。

回乡纪述

我被自己的记忆牵扯着

雨后满是泥泞的街。
傍晚满是草木灰味的街。
夜晚满是黑咕隆冬的街。
屋后的老路，小丫那双怯怯的眼，依然停留在那褐色的土墙上。
那里有一棵阔叶梧桐，是一家姓张的。那是一户干瘪的老头，我称他“爷们儿”的本家当户人。
小丫的男人叫小生，就好像当年玩耍的几戏一样，小丫真的做了小生的媳妇。
茅草的屋，依旧存在。正堂间，那里角上的一口张开大嘴的缸，依旧是水盈盈的。
那里还有鱼吗？是否还在那里？爷爷在世，那鱼多么活泛呵。
而今人去屋空，缸依旧静静的在那儿……
碎嘴的大姑，却成了当家门户的祖宗。
一窝儿孙，满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问我：你是谁？
我掉头看，记忆的小丫仍在张着……
……
乡人一瞥
我的表兄——响，破了爷爷留下的屋墙，在临街的一面，打开了一个宽宽的窗（内设柜台，摆一些货物），做起了奶奶曾想望的营生来——小买卖。
这生意倒也有进头，几年的光景，阔绰多了。
爷爷的家，真叫人认不得了。
这一片小店，真够味儿。
响的老婆——梅，便是小掌柜。
小店，平常没有站柜的，有买主来，只管呼喊一下就行了。
这时，门外有人在呼喊。
我随梅嫂走进小店，见是临街的春家大娘。
她，七十开外，瘦瘦的，倒也显得挺精神，只是腿脚不大灵光了。
只见她，用手握着门框，一扭一扭地走进来，一抬头，见我，便连声问道：“许是庆的吧……哈不记得呀……瞧俺这副模样，多厌烦人……”
我笑笑。
梅嫂打了一声招呼，便拈来一个本子，正欲捉笔记什么，不料，被春家大娘喝住：“夜来拉的饥荒和今的一块算，不做饥荒了呀，多厌烦人呵……”
说着，只见她挨着柜台，从袄里层翻出一个小布包，哆哆嗦嗦地小心抖落一下，露出一大把钞票来。
她把钱送上柜台，说道：“俺也不识个数，你自个点吧……真厌烦死人啦……俺那贱孙子，要吃泡……泡泡糖，哄你们城里人真能出个花样子……”
我怔住了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乡人那股捉襟见肘的酸楚样儿，哪去了？

〔责任编辑 马 夫〕

京都十月

京都十月又来了。你瞧，天际被拉开了，高高的，蓝盈盈的，空旷得很，一泻无垠。此时，一股清新的气息，骤然散发，令人心旷神怡而又振奋得很。间或，惊来一群纵情飞翔打着呼哨的鸽子，你会觉得整个身心一下子被提了起来。那一股沁人心脾的滋味，别提多么宜人。秋叶浓浓，泛起了沉淀淀的酱色。其间，点散着片片金色。那是枫叶，成熟的黄橙橙的多角叶儿。

京都十月有万千盆争奇斗艳的菊花。以菊花堆砌而起的景观，触目可见。在路旁，在草地，一片片，一簇簇，那醒目的紫色、黄色、白色、粉色……你也弄不清，这些种类繁多而又以株为伍的菊花，又是怎样生出来的？你瞧，一入十月的京都呵，成了菊花的天地。你会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绚丽的色彩挽留。你将惊觉到京都的十月就是一个花的十月。这里，虽然没有五月的繁多，却有一样的茂盛，一样的妍艳，一样的明媚。京都人就是借助着菊色，提起这沉甸甸的十月的秋兴来。过去，人们喝着菊花酒，扎菊花山子，举办菊花展……想来情形也是楚楚动人的。清人在《京华百二竹枝词》里写有：“各类纷呈色色嘉，秋来芳菊最堪夸。如何改变幽人号，高呼街头卖九花。”你瞧，只是那一句悠悠动听的“九花唉……”，就足以把这十月的京都唤醉了。

京都的十月是与花与景交织辉映的。你瞧，那磨砖小院的梦境就更雅人了。灰蒙蒙的瓦檐缝中，几株黄黄的草儿依然留在那儿。那老干虬枝的枣树，残绿丛中挂着几多垂垂欲落的红点点。那絮絮叨叨的不断家常闲话。那不住追逐笑语喳喳的……

京都人不会在这大好的形状，大好的音响中怠慢而过。你若细心一点，便能体会到这十月中的京都人，生气勃发，似母体内蠕动的胎儿，太多的生命呵，不是这样吗？

然而，今天的京都十月，又多了一种惬意。人们不再如此地去领略这渐来的秋色。人们不再只有红墙金瓦的联想。你瞧，高高耸立的大厦，繁华的街市，色彩鲜艳款式别样的衣着，又带来了一片颜色。

呵，十月的阳光下，在那静伏的平房小院里，不断传来声声喝彩。
京都十月，渐浓渐深，正在成熟之中。

1987年9月26日，应约稿，写。